DS
735
A2Y86
1771a
v. 7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二

漢起高皇帝五年己亥至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凡十二帝二百十年附新莽十四年更始二年共二百二十六年。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裔。劉累之後。春秋時有劉氏爲晉大夫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爲劉氏。後自秦涉魏。徙于豐。以布衣起沛。入關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遂建爲有天下之號。服虔曰。諡法無高。以帝功最高。爲漢太祖。故特起名焉。

己亥五年二月。漢王卽皇帝位。

諸侯王將相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寒微。誅不義。立有功。平定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便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三

漢起高皇帝五年己亥。至孺子嬰初始元年戊辰。凡十二帝。二百十年。附新莽十四年。更始二年。共二百二十六年。

太祖高皇帝

姓劉氏。名邦。陶唐氏裔。劉累之後。春秋時。在晉為范氏。士會入秦。還其處者為劉氏。後自秦涉魏。徙于豐。以布衣起沛。八載而成帝業。因初王漢。遂建為有天下之號。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帝功最高。為漢太祖。故特起名焉。

己亥 五年三月。漢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將相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辭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寒微。誅不義。立有功。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使天下慶

幸也。漢王三讓。乃于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氾水濟瀆分流在山東曹州府曹縣北。與定陶縣分界。今定陶西北。有漢祖壇高帝即位處。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皇帝母。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與越同。王無諸為閩粵今福建周七閩地。後為越人所居。故曰閩越。王。

詔曰。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注俱見前。立芮為長沙王。都臨湘。今湖南長沙府治。又曰。故粵王無諸。句踐之後。姓騶氏。世奉粵祀。秦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

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都冶。今福建福州府治是。弗使失職。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即公大夫。以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令所以寵之也。非士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不輸戶賦也。

置酒南宮。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輿地志。秦時已有南北宮。

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高齊高氏之別。起名也。臣瓚曰。高帝時有武都

侯臣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吾禽也。羣臣說服。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彭越旣受漢封。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在山東萊州府卽墨縣東北。今名田橫島。）帝恐其爲亂。赦橫罪。召之。橫謝曰。

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商爲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帝乃詔衛尉（秦官。漢因之。掌宮門衛屯兵。）酈商曰。齊王田横卽至。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横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在河南偃師縣西。卽周尸氏。）廏置。（置馬以傳驛者。）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横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于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爲都尉。横旣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横客皆賢。餘五百人尙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横死。亦皆自殺。

以季布。季。魯季氏之別。為郎中。斬丁公。丁。齊丁公伋支孫。以次為氏。此丁公。晉灼曰。薛人。名固。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羽將。數窘辱帝。羽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令布髡鉗為奴。賣之魯朱家。魯人。以俠聞。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事見前。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師古曰。同母異父之弟。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

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則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敗洛陽關中斤斤比較失之遠矣

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婁氏邾婁國之後爲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絫善十有餘世至於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

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皐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鬬。不搤音厄。其亢。音剛。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案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殽山注見前。黽。澠池注亦見前。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

曰。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故曰胡苑。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春遇反。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賜姓劉氏。號奉春君。良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赤松子。師古曰。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九月。立盧綰為燕王。綰家與上同里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故特王之。時西楚故將利幾反。楚公子食采于利。後以為氏。利幾以陳令降。帝侯之潁川。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上亦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故城中。本秦興樂宮。漢修飾之。因更名。

庚子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上書告信反者。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游雲夢。平曰。古者天子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因而禽之。此特一力士耳。帝以爲然。發使告諸侯會陳。信聞之。疑懼。時楚故將鍾離眛亡歸信。詔捕之。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亡患。信從之。信見眛計事。眛曰。公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持眛首謁帝于陳。帝豫具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

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注俱見前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還至雒陽赦信爲淮陰侯信知上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

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始封功臣。鄼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北有鄼縣故城，蕭何所封。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鬭功，帝使自擇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留前注見。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

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陽武縣鄉，漢改東昏縣，後廢，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從第一至十八也。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鄂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載，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
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申
明其說其被以上賞過矣

一。參次之上曰善。且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爲安平
漢縣。今屬直隸深州
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春。正月。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立從兄將軍賈
數有大功。
爲荊王。
王淮東故吳地。
凡五十三縣。弟文信君交
帝同父少弟。好書。多材藝。
爲楚王。
王淮西故楚地。
凡三十六縣。兄宜信侯喜
字仲。
帝仲兄。爲代王。
王代地。凡五十三縣。
長子肥
帝微時外婦曹氏子。
爲齊王。
王齊地。凡七十三縣。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帝兄弟四人。長兄伯早卒。帝微時嘗與賓客過其邱嫂食。嫂陽爲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故其伯子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帝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

母不長者耳。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以曹參爲齊相。

參至齊。聞膠西漢縣。今爲膠州。有蓋公。善治黃老言。樂毅之後樂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以教蓋公蓋公教于高密膠西。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更以太原郡漢太原郡治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是。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精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胡三省注。班志。漢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爲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也。爲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北有故城。故馬邑城也。今馬邑縣。唐開元

中置。非漢縣。許之。

封雍齒爲什方漢縣。今屬四川成都府。侯。

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洛陽南宮。從複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此屬畏陛下不能徧封。恐又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帝初起時。齒以豐降魏。事見前。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

秦始皇稱帝即追尊莊襄為太上皇漢高祖既即位距秦初不過二十年羣臣豈無諳故事者何爾時但追尊先媼而太公直置不問邪侯家令云云父子幾於倒置何止齊東之語而遽賜金厚賞始有尊稱焉見不學無術矣

上還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使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掃竹也)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為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太上皇思欲東歸帝知之乃于驪邑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實之太上皇乃悅後因名驪邑曰新豐)

秋九月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特)後有所愛閼氏(音烟支匈奴皇后號)生少子頭曼欲立之乃使冒頓質于月氏(與匈奴同俗隨畜移徙居祁連敦煌間控弦十餘萬)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亡歸頭曼以為壯使將萬騎冒頓乃作鳴

鏑。勒其騎習射。令曰。鳴鏑所射有不悉射者。斬。于是先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後頭曼出獵。冒頓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鳴鏑而射之。遂殺頭曼而自立。先是東胡烏丸之祖。其別爲鮮卑。在匈奴東。故名。彊。月氏盛。冒頓既立。乃襲滅東胡。東胡王輕冒頓。使人求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與之。已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與之。東胡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欲有之。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滅之。西走月氏。月氏爲匈奴所破。乃遠去。擊大夏而臣之。爲大月氏。其不能去者。保南山。爲小月氏。南并樓煩。漢書地理志。鴈門郡樓煩縣。應劭曰。故樓煩胡地。樓煩故城。今山西寧武府是。白羊。匈奴別種。其王居河南。河南即新秦中。遂侵燕代。悉復秦所奪故地。至是。圍韓王信于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

命博士叔孫通叔孫。魯叔孫氏之別通薛人。號稷嗣君起朝儀

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于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通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所徵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近臣之有學術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韋昭曰。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野外。習之月餘。言于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明年。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官名。掌賓讚受事。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衛官張旗志。與幟同。郎中俠與挾同。陛。大行即典客。後更名大鴻臚。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劉攽曰。賓爲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于是皇帝傳警。傳聲而唱警。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法酒。猶言禮酌。諸侍坐者。皆俯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于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秦官。漢因之。掌宗廟禮儀。後改太常。賜金五百斤。以其弟子皆爲郎。初通在秦時。以文學徵。會陳勝起。二世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二世作色。通曰。此特鼠竊狗偷。何足

逃齒牙。二世喜，拜通博士。諸生責通諛，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遂亡去，事楚，後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無所進弟子，惱。通曰：漢王方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且待我，我不忘矣。及徵諸生習禮成，通言於帝，請官諸弟子。儒生帝皆以爲郎，通又出所賜金悉與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眞知當世務。

辛丑 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大同縣東。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漢上郡有白土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中旗南。人曼邱臣曼邱，姓；臣，名。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匈奴爵號，最爲大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胡三省注：谷在句注之北。句注，山名，在山西代州西北。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

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漢縣。故城在今代州西。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于白登。山名。在大同縣東。一名白登臺。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靈。單于察之。考漢書注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與單于言之。顏師古以應說出桓譚新論。蓋意測之辭。非傳記所說也。冒頓乃解圍去。

冒頓與王黃趙利期。黃利不至。冒頓疑之。亦以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漢亦罷兵歸。上至廣武。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關內侯無國邑

更封陳平。曲逆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遂以封平。曲逆漢縣。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府完縣東南。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間。一。以惡草具進楚使。二。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躡足請封齊王信。四。請僞遊雲夢縛信。五。解白登之圍。六。輒益封邑焉。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

匈奴攻代。代王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洛陽。自歸。帝不忍致法。廢爲合陽即郃陽。今縣。屬陝西同州府。侯。以少子如意爲代王。如意定陶戚姬子也。

二月。徙都長安。漢長安故城在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寰宇記。長安蓋古鄉聚名。隔渭水。對秦咸陽宮。漢于其地築未央宮。置縣。以長安爲名。

蕭何治未央宮。在今長安縣西北故長安城中。三輔黃圖。未央宮周迴二十八里。立東闕北闕前殿。西京雜記。未央宮因龍首山制前殿。建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鄉。而上書奏事謁見。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闕。西南兩門則無。蓋作宮之初。厭勝之術或然乎。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甚。謂何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是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壬寅八年。春三月。帝如洛陽。九月。還宮。

令爵非公乘（爵八級曰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帝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及貴常冠之所謂劉氏冠也）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氀毹之類）操兵乘騎馬（駕車單騎俱毋得用馬）

（癸卯）九年冬十月淮南王布梁王越趙王敖楚王交朝于未央宮。

上置酒未央前殿起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徙齊楚大族于關中。

匈奴歲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

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周制天子嫁女于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宮人名號）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敬還言于上曰關中北近匈奴（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東有彊族（齊諸田楚昭屈景）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于是徙昭屈景懷田五族及豪傑于關中與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凡十餘萬口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初上解平城。還至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之。趙相貫高。貫氏原伯貫後以名爲氏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冀州人謂懦弱爲孱王也。乃說敖曰。皇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悞。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背德。何汚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事在七年已而上擊韓王信餘寇。過栢人。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貫高等壁人于厠中。欲以要上。上欲宿。心動而去。上問縣名爲何。曰栢人。上曰栢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事在八年至是貫高怨家上變告之。于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貫高獨怒

貫高以憤怒肇亂謀雖卒能證明其主不惜一死塞責然趙國由是以亡禍首

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致（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詣長安貫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榜笞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中大夫（漢官掌議論）泄公（氏族略泄亦作洩）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榜刺委困故以竹為輿處之）仰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泄公因問張王果有謀否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豈

罪賊何賢之有哉。悅曰小
惠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
罪雖毋赦可也斯言長當

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先是。詔捕趙王。羣臣賓客敢從者。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爲奴。以從及貫高事白。上召見田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爲守相。

田叔趙陘城人。其先齊田氏。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

甲辰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葬萬年。漢太上皇葬櫟陽北原。因于櫟陽置萬年縣。以奉陵寢。故城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北。

令諸侯王國各立廟于其都。

以周昌沛人。苛之弟。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戚姬有寵。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如意。呂后年長希見。益疏。上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己。如意已立爲趙王。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固爭。皆莫能

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獨心不樂。悲歌。符璽御史趙堯侍。知上指。乃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

九月代相陳豨（宛句人。）反。帝自將討之。

初。陳豨以郎中封陽夏侯。爲代相。監趙代兵。豨常稱慕魏公子無忌。及將守邊。多招致賓客。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

于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王黃曼卯臣所遂反自立為代王刼略趙代上聞乃自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白其人子而召見也）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間之豨將多降明年將軍郭蒙擊破豨將張春等太尉（秦官漢因之掌武事後為大司馬）周勃道太原屠馬邑上攻拔

韓信之冤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臣回亦弗問牝雞司晨成何國政人彘之禍兆於此矣

東垣。今正定府正定縣漢初曰東垣後改今名以千金購王黃曼丘臣皆生致之。于是豨軍遂敗。

乙巳十一年春正月皇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殺之其弟乃上變告前陳豨相代監邊辭信信辟左右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時信方稱疾何紿信曰雖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懸鐘之室信方斬

曰。悔不用蒯徹計。反爲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已上破豨歸。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后曰。信死亦何言。后道其語。上曰。此齊辯士蒯徹也。詔捕之。至。問曰。若教淮陰侯反耶。對曰然。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于此。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捷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惟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豈可盡烹耶。上曰。置之。

以蕭何爲相國。

上已聞韓信死。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衆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于中。有疑君心。置衛衛君。非寵君也。願君讓封弗受。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是秋。黥布反。上自擊之。何拊循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或說曰。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乃安。何又從其計。上益大悅。召平。故秦東

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故世謂之東陵瓜。

韓王信伏誅。

信引匈奴入居參合。漢縣。故城在今山西大同府陽高縣東北。將軍柴武柴氏高柴之後。以名爲氏。遺信書。令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武擊斬之。後信子穨當及其太子之子嬰。以衆降漢。俱封列侯。世貴顯。

帝至洛陽。立子恒即文帝。爲代王。

帝以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匈奴邊。數被寇。乃稍分山南太原地以益之。令羣臣擇可立爲王者。皆曰。子恒賢知溫良。遂立以爲代王。都晉陽。後徙中都。漢縣。故城在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西北。

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計也。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

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中丞也。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身親敦勸，自為駕車。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于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有司奏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本羌地，漢置青衣道，以青衣江名，後改曰漢嘉縣。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是也。至鄭。今陝西同州府華州鄭縣故城是。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后涕泣，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
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于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立子恢爲梁王。友爲淮陽漢淮陽國治陳。今河南陳州府。王。
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帝還宮。
五月。立故秦南海秦郡。注見前。尉趙佗正定人。爲南粤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今縣。屬廣東惠州府。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

番禺。秦南海郡，治番禺。今廣東廣州府番禺、南海二縣是。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關隘，絶道，絶秦所開越道。聚兵，因稍以法誅秦吏，擊幷桂林、象郡，注俱見前。自立爲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爲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賈至，佗魋音椎。結音計。爲髻一撮，似椎，夷俗也。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墳墓皆在正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遂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今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使授君

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今縣屬河南南陽府。）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與一宦者臥。豈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立子長為淮南王。之國。（布平治壽春。）

初。淮陰侯死。布心已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音肥。）赫。得罪于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汝陰（漢縣。今曰阜陽。）

爲江南潁州府治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故楚令尹薛公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滕公言于上上召薛公問之對曰布反不足怪使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即春秋州來注見前歸重于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立子長故趙王敖所進美人子方三歲爲淮

南王。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太子客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綺里季（姓氏未詳。）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姓周，名術，字元道。）四人（所謂四皓也。避秦亂，隱于商山。呂后以留侯計，使建成侯呂釋之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之。四人皆至。商山在商州東，有七盤十二回。）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霸上。留侯病，强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是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强臥而傳之。時叔孫通已爲大傳，留侯行少傅事。）布之初反，謂帝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

淮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註見前僮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閒。軍敗。楚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楚王交走薛。註見前。布遂引兵西。

丙午　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于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吳芮子嗣王。誘而誅之。

上與布軍遇于會甀。邑名。徐廣曰。在蘄西。會工外反。甀丈瑞反。布兵甚精。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見布。謂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渡淮。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帝還過沛。復其民。及豐。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故人日樂飲極歡。道故舊爲笑樂。十餘日乃去。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乃并復豐比沛。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

勃斬豨于當城。（漢縣。故城在大同府陽高縣界。）悉定代郡雁門雲中地。

立兄子濞為吳王。

荊王既死（事見前）無後。更以荊為吳國。立兄仲之子沛侯濞為吳王。已拜。上召濞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尹氏起莘曰。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然過魯祠孔子。乃見于兵戈倥偬之日。自是而後。除挾書律。置博士官。開獻書路。儒道稍稍振起。蓋實基于此。

帝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

四皓調護太子其事不足深信。當有張良叔孫通輩死爭不得而四老翁轉得持其短長者。杜牧安劉滅劉詠古引而未發。蓋高帝稱知人。其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十數年之後乃如觀火。豈有不知已子之理。患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壽早已見及。故

視事。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不易太子。史記留侯世家。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東園公等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功也。通鑑考異曰。高祖特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

欲立之耳帝愛戚姬欲立趙王如意信其失在高帝廢惠而立文呂與薄亦必不能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患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遂愛猶帝之正而遲回於嫡庶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說不必論矣

後世王不能獨立故不爲用豈四皓之言遽能定其事此辭士欲誇大四皓之事故遂以爲司馬遷好奇愛而採之今不取

下相國何廷尉獄已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獸食。上大怒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而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

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不懌。即赦出之。相國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為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豨求救于匈奴。亦使其臣張勝于匈奴。為言豨等已破。故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為然。還告綰。綰乃陰使勝為間于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于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

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族淮陰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氏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上聞之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爲燕使胡狀于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于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須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

讀史者於漢高帝論蕭曹諸人事謂帝蓋預知呂氏之禍者然此好奇而不能槩之於理矣蕭曹輩與帝同起患難固宜知之甚悉若呂氏恣睢狠籍幾移漢祚則由後日時至事起非帝所能逆覩使誠先見及此即廢呂氏立趙王彼分羨之恣何不可爲顧肯隱忍自釀重禍哉曾因閱史記曹事及之并揭大指於此。

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勃海鄭人也。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復問其次。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通鑑考異曰。據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將盡族諸將。酈商見食其曰。聞帝已崩。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亡可蹻足待也。乃以丁未發喪。按呂氏雖暴戾。亦安敢

一旦盡誅大臣。臣其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亦不在代。此說不足據。

盧綰亡入匈奴。

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癒。自入謝。會帝崩。綰遂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

五月。葬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陵之北有廢城。即漢長陵縣也。

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陽武人。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石室金匱。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太子盈即位。是為孝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赦樊噲。復爵邑。

陳平既執樊噲行。聞帝崩。恐呂須讒之。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哀。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秦官。漢因之。掌宮殿掖門戶。使傅教帝。呂須讒乃不得行。噲至。太后即釋之。并復爵邑。

令郡國立高廟。

孝惠皇帝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幾諫幹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爲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湎樂不聽政遂以自戕身命而呂雉之禍興矣惠帝實高祖之罪臣敗子耳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相伍相離三千里誰當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周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卒。謚曰悼侯。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召帝視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

趙王如意既酖死。諡曰隱。乃徙友王趙。

春正月。城長安。

是年始城西北方。三年春正月。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夏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再城之。五年春正月。發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復城之。其秋乃成。三輔黃圖。長安城周廻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之曰斗城。

戊申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爲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爲壽。太后恐。自起反音旛。覆也。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乃憂。自以爲不得脫長安。用內史士

內史士（士名也）言。獻城陽郡（注見前）。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注見前）井中。

隴西（漢郡。治狄道。今甘肅蘭州府狄道州是。）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諡曰文終）。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上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卒。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曰。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

惠帝方以呂后故淫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沉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削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法寧等壹之稱非公論也

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也。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子窋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曰。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不顧損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審食其爲亂冒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腆顏不愧而猶以布言爲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

己酉 三年春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寖驕爲書遺太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未絶傷痍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匈奴卽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太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車馬冒頓復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以宗室女爲公主嫁之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勾踐之裔與無諸同姓。爲東海王。

搖與無諸俱率百越之衆從諸侯入秦高祖已王無諸。在五年。至是更舉越功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西南有東甌城。搖所都世號曰東甌王。

庚戌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三月帝冠赦天下。

除挾書律。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

立原廟。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

帝以朝長樂宮太后居長樂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

叔孫通所謂導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

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于高廟月一爲之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于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帝常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宜陽雨血

辛亥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參爲相三年卒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

壬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夏。留侯張良卒。諡曰文成。

良常謝病辟穀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至是卒。良亡匿下邳時。遊圯上。遇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

以周勃爲太尉。

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前已遷太尉。擊陳豨。旣定燕歸。高帝已崩。以列侯事上。至是更置太尉

辟彊揣度之詞平勃遽爲聽用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彊又平勃之罪人也馴致稱制封王無不隱忍曲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柔奸自全者流方且謂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値一噱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予所謂如此安劉孰不能者也

官漢初太尉官不常設以勃爲之

癸丑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食

夏五月丁卯日食既

秋八月帝崩

太后使呂台周呂侯呂澤之子呂產台之弟將南北軍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爲南軍宮衛主之京城之軍則爲北軍京中尉主之

帝崩太后哭而泣淚也不下留侯子辟彊年十五爲侍中謂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哀君知其解未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從之太后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

孝惠論已具前史臣語非
定論

九月。葬安陵。在咸陽縣東北。去長陵十里。漢置縣。晉廢。

史臣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制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行天子事。故曰稱制。

張皇后無子。太后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汪克寬書法曰。既有少帝。曷為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后則漢太后也。故以呂氏紀元。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予歲下大書。女后稱制。天下之大變。故特變例書之。

冬十一月。太后呂氏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沛人。為御史大夫。

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而誓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

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

于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乃以平爲右丞相。呂須以平前執樊噲，數讒之曰：平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太后不聽。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沛人，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從，得幸于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太后又怨趙堯，爲定趙王如意之策，事見前。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常有德于太后。敖初爲沛獄吏，高祖常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敖怒擊傷主太后吏，故德之。遂以爲御史大夫。

太后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夏四月。太后立張偃爲魯王。

魯元公主卒。封公主子偃爲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

太后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今直隸正定府。漢恒山郡。避文帝諱。改常山。王。

皆他人子。太后名之爲孝惠子。彊立五年卒。以武爲淮陽王。

太后立呂台爲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明年卒。謚曰肅。子嘉嗣。

秋。桃李華。

乙卯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道山崩。漢書地理志。縣有蠻夷曰道。武都。本羌地。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西。

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名襄。悼惠王肥之子。弟章為朱虛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侯。

令章入宿衛。以呂祿建成侯釋之子。女妻之。後太后復以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入宿衛。東牟。漢縣。故城在今登州府寧海州。

六月丙戌晦。日食。

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太后立襄成侯山為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三年。夏。江漢水溢。流四千餘家。是秋。伊洛汝水皆溢。

秋星晝見。

丁巳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須為臨光侯。

太后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以朝為恒山王。

少帝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議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戊午五年春南越王佗反。

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

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爲功也乃自號爲南越武帝。

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己未 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產爲呂王。

春星晝見。

庚申 七年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友至邸令衞圍守之友餓而作歌遂幽死。

己丑日食晝晦。

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立太爲濟川

胡三省注濟川濟南濟北之地割齊封之時太年幼未晉之國王。產不之國為帝太傅太亦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太后封營陵即營邱注見前侯澤為瑯邪注見前王。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嬃女也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釋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王之諸呂益固矣張釋言之乃割齊之瑯邪郡封澤為王。田生與瑯邪王之國勸急行勿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便遂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為趙王。

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恢后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

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言耕田。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賈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秋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

辛酉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台之子。爲燕王。

夏。江漢水溢。流萬餘家。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

先是太后祓還過軹道注見前見物如蒼犬撠之謂拘持之也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誡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七月崩于未央宮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屯滎陽與齊連和

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己爲內應以誅諸呂

立齊王爲帝、于是齊王悉發國中兵、使內史祝午黃帝之後封祝國爲氏以紿瑯邪王澤、午謂瑯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事、願舉國委大王、請大王幸之臨淄。與齊王計事。瑯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之、而使午至瑯邪國、發其兵、并將之、西攻濟南、本齊郡。太后割以爲呂國遣諸侯王書、陳諸呂罪、曰、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產祿聞。使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

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

時產祿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主兵。曲周漢縣。今屬廣平府。侯

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王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善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祿信寄。時與出游。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平陽侯窋。曹參子。行御史大夫事。見產計事。會郎中令賈壽昔賈季食邑于賈。其後以爲氏。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

不得。襄平漢縣。故城在今奉天府遼陽州。侯紀通紀信子。尚主也。符節。乃令持節矯內讀作納。太尉北軍。復令寄語祿。解將軍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窋馳告勃。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予卒千餘人。章入宮門。見產廷中。遂擊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使人誅燕王通。時通已之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

灌嬰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是爲文帝。誅呂后所名孝惠子。赦。

諸大臣謀曰。呂后所立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今皆以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鄭駟氏之別。虎而冠。言鈞惡戾。如虎著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高帝子。于今見在。最爲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史記索隱。昌。宋義孫。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

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故用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吉。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乃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王乃命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故渭橋在西安府故長安城北，今廢。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呂后所立帝出。奉法駕迎帝。卽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呂后所立帝。及諸王于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四

漢

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祖中子。母曰薄姬。先在魏。許負相曰。當生天子。後入漢。高祖內之後宮。一日召幸之。姬曰。昨夢蒼龍據吾腹。高祖曰。此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生帝。初封代王。大臣既誅諸呂。遂迎立之。

壬戌元年。十月。帝謁高廟。

尊太后爲皇太后。遣車騎將軍薄昭迎于代。

立趙幽王故趙王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

初齊王襄起兵。紿琅邪王澤留之。事具前。澤不得反國。乃之長安。與諸大臣共立帝。以功徙爲燕王。琅邪復歸齊。

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上從之。于是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嘗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丞相爲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袁盎字絲，楚人。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應劭曰：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今除此律。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收孥相坐，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

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于是有司奉詔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春正月。立子啟爲皇太子。（即景帝）

有司請早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今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爲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風俗通夏帝相后緡方娠遭寒氏之難逃出自竇生少康其支孫以竇爲

氏爲皇后。后觀津人呂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後呂后出宮人分賜諸王后入代生景帝。

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幼爲人所畧賣傳十餘家聞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

厚賜田宅家于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懸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也乃選士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

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八十以上月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

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六月。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上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于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

封宋昌爲壯武漢縣。故城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西。侯。

帝既施惠天下。乃修代來功。封昌爲壯武侯諸從官張武等六人。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矣然平非實能如此也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官皆九卿。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秦官漢因之掌穀貨帝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塡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曰。善。勃大慚。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爲丞相。

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粤南粤王佗稱臣奉貢

初高后時遣隆慮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林縣侯周竈擊南粤會暑濕大疫兵不能踰嶺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元和志嶺南道邕管貴州本西甌駱越地寰宇記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 貴州今廣西潯州府貴縣鬱林故城在縣南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至是帝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以陸賈前使粤召爲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奉北藩于代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

漢代稱循吏自吳公始然

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通使如故。

陸賈至。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奉書。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僻處。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凡三輩。上書謝過。終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于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并獻方物。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賈誼為大中大夫。

史臣但云治平爲天下第一而未嘗實指其政是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求耶其薦用賈誼可謂不蔽賢者已非王成黃霸輩所能及

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誼以能誦詩書屬文。稱于郡中。吳公召置門下。帝召以爲博士。誼時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帝悅之。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平常言。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也。後平曾孫何坐法棄市。竟不得續封

詔列侯之國。

詔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

欣廱有違德。今列侯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

癸卯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與纔同。減而留者纔足充數而已。餘皆以給傳置。

潁陰漢縣。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淮寧縣西北。侯騎侯家之騎從賈山潁川人上書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于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輔弼之臣，亡直諫之士也。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已在朝廷矣。乃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振貧民，禮高年，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帝嘉納焉。帝每

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採之未嘗不稱善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中郎將袁盎攬轡上曰將軍怯耶盎言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

賈誼首議積貯鼂錯繼之以重農貴粟其言雖雜出於管商然崇本抑末實爲足食之原也

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于是詔開籍田。上親率耕。以勸百姓。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治樂成。今直隸河間府獻縣是。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治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治盧故城

（在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治晉陽，注見前。）揖爲梁王，（治睢陽，今歸德府商邱縣是。）

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間、（憐趙王友幽死，故既立其太子遂，又復立其少子。）城陽、濟北（以平諸呂有功，故王。）三王，然後立皇子。（三皇子同日立，後武徙淮陽，參徙代，并有太原。揖好讀書，帝愛之，異于他子。立十年卒，無子，武遂徙王梁。）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帝堯事，見前。）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欺也。初約祝詛，後相欺謾，中道而止，無恥之也。）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又以爲誹謗。此細民

之愆。無知抵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食。
十一月。丁卯晦。日食。
丞相絳（漢縣。後漢改絳邑。故城在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西南。）侯勃免就國。
詔曰。前遣列侯就國。或辭未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冀州東南）侯審食其

初高祖過趙趙王敖進美人得幸有身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母弟趙兼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食其亦不彊爭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高祖高祖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會黥布反即封長為淮南王（事具前）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食其弗敢發至是入朝（王素驕蹇不奉法上以親故寬假之及入見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往見食其袖鐵椎椎殺之馳至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赦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于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

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注俱見前）爲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擊之匈奴走出塞上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十餘日初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以梁地王興居帝既立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王之章興居自以失職奪功常怏怏（章立歲餘卒）至是上幸太原興居以爲天子且自擊匈奴遂發兵反欲襲滎陽帝聞之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今直隸趙州）侯

TORONTO CANADA MSS 1A5

柴武爲大將軍擊之。遂還長安。八月。武擊虜興居。興居自殺。

以張釋之（字季。堵陽人。）爲廷尉（秦官。漢因之。）

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畢。因前言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帝悅。拜謁者僕射。嘗從行。登虎圈（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北。）上問上林尉（漢上林苑有令丞尉。屬水衡都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漢制。縣有鄉嗇夫。掌聽訟。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甚悉。上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嗇夫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東陽侯）何如人。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

筆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上曰善乃不拜嗇夫以釋之爲宫車令衛尉屬掌司馬門天下上事四方貢獻皆領之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中大夫釋之從行至覇陵時愼夫人從上指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至是拜廷尉上行出中渭橋王海架渭者三橋中渭橋在長樂宮北西渭橋亦曰便橋在長安西東渭橋在萬年東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

TORONTO, CANADA

釋之請上使人誅之則已豈非開人主妄殺之端前人已有論其失者且法之所加惟在當罪使罪果當死則雖誅之不爲過否則畸輕畸重皆非所以弼教也

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讀曰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乙丑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潁陰侯灌嬰卒（謚曰懿）以張蒼（陽武人）爲丞相

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尤善律歷。高祖用爲計相。專主計籍。至是。以御史大夫代灌嬰爲丞相。歷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六家。蒼用顓頊歷。于六家疏闊中。最爲微近。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

召河東漢河東郡治安邑。安邑。注見前。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或言其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勃恐。不知置辭。謂對獄之辭獄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太后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亦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在西安府咸寧縣東。應劭曰。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故名。自後諸帝皆自立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姦民趨利雖日禁盜鑄猶恐不免又可聽其放鑄耶一賈所言俱切中情弊而議錢尤詳

丙寅五年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杜佑曰錢如榆莢重一銖半徑五分于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文亦曰半兩稍輕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姦數不勝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銅布于天下其爲禍博矣故不如收之賈山亦上書言錢者

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當是時。吳王濞以諸侯。即豫章銅山韋昭曰。豫章當作故鄣。今浙江湖州府安吉州。漢故鄣縣。其東有銅峴山。括地志。吳採鄣山之銅。即此。鑄錢富埒天子。大中大夫鄧通蜀郡南安人。以寵幸賜蜀嚴道銅山今四川雅州府滎經縣漢嚴道其北有銅山。使鑄錢。財過王者。以故吳鄧錢滿天下。

丁卯　六年。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帝重自切責之。復令薄昭與書。引管蔡以爲警戒。長不悅。至是謀反。令男子但等與柴武子奇謀以輂車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大夫等。奏長罪當棄市。上不忍置法。赦長死。

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王果恚憤不食死。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南。雍令發之。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葬長以列侯禮。民或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而病之。後二年。封長子安等四人。皆爲列侯。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賜爲陽周侯。良爲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于天下爾。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弗聽。十二年。追諡長曰厲王。

論賈誼者或責備漢文或歸罪絳灌或咎誼不能自用獨班固以為誼以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斯言最當蓋誼才學頗優然

匈奴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請復故約帝報書并遺之繡袷綺衣諸物至是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帝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晉中行氏之别）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既至降單于甚親幸于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謂分條而記之）以計課其人衆畜物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以賈誼為梁王太傅。

初上議以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于是疏之以為長沙王太傅（誼以適去）

以年少銳于進取能動而不能靜以吳公初薦用而即請改朔易服觀之使竟得柄用其不至制作紛更如宋之王安石者亦幾希耳

意不自得。渡湘爲賦以弔屈原。至長沙。地卑濕。有服鳥飛入其舍。誼自傷悼。爲賦以自廣。久之。上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禧。顏師古曰。福也。受釐。祭畢而受神之福也。坐宣室。未央前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以爲非愚則諛。皆非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其畧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曩時高皇帝

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弱者後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割地定制。令各為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

行說而啓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玩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是古天子后服也而庶民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而富人大賈召客者以被墻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不同禽獸者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相同矣而大臣特以簿書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于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筦子曰禮義廉耻是爲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不爲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

TORONTO, CANADA MSS 1A

而亡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遷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世主之欲民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

TORONTO, CANADA MSS 1A5

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皇置天下于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所共見也。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司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者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刑。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隷無恥之心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縳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駡而榜笞之。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罪矣。猶未斥然正

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後梁王揖墜馬死。揖無子。誼請爲梁立後。而以淮南地益淮陽。帝于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歲餘亦卒。時年三十三。

己巳 八年。夏。長星出東方。

庚午 九年。春。大旱。

辛未 十年。冬。車騎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昭初封軹侯。既死。帝爲置後。

壬申 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漢縣。今爲州。屬甘肅蘭州府。

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秦官漢因之屬詹事）鼂錯（鼂與朝同王子朝之後以名爲氏錯潁川人）上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陣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之地（山林川阜）車騎二不當一車騎之地（平原曠野）步兵十不當一弓弩之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短兵百不當一長戟之地（兩陣相近可前可後）劒楯三不當一矛鋋之地（萑葦竹蕭草木茂接）長戟二不當一劒楯之地（曲道相伏險阸相薄）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

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猶弗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材官有材力者騶發言驟發其矢也矢道同的言用矢者同中一的則匈奴之革笥以皮作如鐙木薦以木作如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

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註見前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初學申商法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募民徙塞下

鼂錯復上言臣聞兵起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今匈奴數轉牧行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

TORONTO, CANADA

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予之。能自供贍卽止。）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

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一連，十連為邑，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心者為之長，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敎民于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旋踵矣。

癸酉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漢縣，故城在河南衛輝府滑縣北。東潰金堤，括地志：金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馬東。白馬，漢縣，故城在衛輝府滑縣東北。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劉友益曰：書河決始此。

詔民入粟邊拜爵免罪，賜民今年半租。

鼂錯上言請重農貴粟，畧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亡有

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今農夫五口之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賦歛不時。朝令暮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千里游敖。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從之。令民入粟于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邊食足支五歲。可入粟郡縣。郡縣

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復從其言乃下詔曰
道民之路在于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奉吾詔
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
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
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
家之縣云無應令（謂無孝悌力田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
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匹）及
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

TORONTO, CANADA MSS

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甲戌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祀其具禮儀。

漢舊儀春始東耕于藉田以太牢祀先農百官皆從以次耕又春桑生皇后親桑于苑中養蠶于觀以少牢祀蠶神還獻于繭館。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于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于下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臨淄人師同郡公乘陽慶受黃帝扁鵲脈書診病知生死有罪當

刑。詔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意有五女臨行、恚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緹縈傷父言、乃隨之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悲其意、詔曰、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過爲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于是丞相張蒼等定律以上、當髡者爲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其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元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惡亡

TORONTO, CANADA MSS

除田租稅或因水旱或去其已甚若永除之則國家經費將何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有闕文耳

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戸口寖息（生也）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是以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與勤同）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本謂農末謂商賈）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除之

乙亥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老上單于以十四萬騎入朝那（漢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西北）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殺北地都尉卬（卬姓孫見功臣表）虜人畜甚衆使奇兵入燒回中宮（注見前）候騎至雍甘泉（注見前）詔

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欒布為將軍擊逐出塞即還

赦作徒魏尚（槐里人）復為雲中守（漢雲中郡治雲中縣即趙故城注見前）

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問曰父老（顏師古曰謂年已老也考唐在武帝初年九十餘則此時年當餘六十故帝呼之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

TORONTO, CANADA MSS

召唐卒復問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决于外歸而奏之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私廩假錢言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今魏尚所上首虜之數差六級因坐罪陛下下之吏削其爵徒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爲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

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
以神怪賈誼初請改正是
服且謙讓未遑何以於黃
龍之見卽議滛祀彼新垣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爲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丙子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注見前。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此五畤之五帝也。五畤注詳後景帝中六年。

初。魯人公孫臣上言。始秦得水德。漢受之。當爲土德。應黃龍見。宜改正朔色尚黃。丞相張蒼以漢乃水德。公孫

TORONTO, CANADA MSS

平等之怪誕非有以乘其六
門乎文帝三代下令主於
此不無遺憾

臣言非是。罷之。至是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張蒼由是遂絀。下詔禮官議郊祀。夏四月。帝行幸雍。郊見五帝。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為中大夫。

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子家令鼂錯最為高第。錯對策。大略以為五帝其臣莫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丁丑 十六年。夏四月。郊祀五帝于渭陽。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曰。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

東北神明之舍天瑞下宜立祠以合符應于是作渭陽五帝廟廟同一宇帝各一殿面五門各如其方之色括地志廟在咸陽東臨渭夏四月帝親祠之貴平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采取之也六經中作王制即今禮記王制篇議巡守封禪事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

齊王則哀王襄子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注見前王賢為菑川治劇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王雄渠為膠東治即墨注見前王卬為膠西治高密今屬萊州府王辟光為濟南治東平陵今濟南府歷城縣是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

安為淮南王仍治壽春勃為衡山王治六注見前賜為廬江治舒今江

玉杯尚可假刻曰卻何以復中新垣平之荒誕與文成五利無異文帝早覺而誅之庶幾不憚改過已

南廬州府廬江縣是。王。厲王四子。東城侯良已卒。故不封。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立汾陰注見前。廟。

新垣平使人持玉杯詣闕下。而入言于上曰。闕下有寶玉氣。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復言。周鼎在泗水中。注見前。今河決通于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于是治廟汾陰。欲祠鼎出。

戊寅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于改正。之成反。正朔也。服。服色也。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

TORONTO. CANADA MSS 1A

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同糜。散也。）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己卯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詔曰。間者絫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朕夙興夜寐。爲之惻怛不安。未嘗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于道。以諭朕志于單于。今單于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時上遣匈奴書。匈奴亦使當戸報謝。復和親。當戸。匈奴官名。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申侯之後。居安定。原爲申屠氏。嘉。梁人。爲丞相。張蒼病免。蒼罷相。口中無齒。食乳。年百餘歲乃卒。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有材多力之士。能脚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從高帝。封關內侯。遂以爲丞相。嘉

為人廉謹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初通以櫂船爲黃頭郎帝嘗夢欲登天不能有黃頭郎推之上顧其衣尻帶穿覺而之漸臺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姓名曰鄧通鄧猶登也帝遂愛幸之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卽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顏師古曰言當私戒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令史也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辛巳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食。

癸未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勃次子，封條侯。等屯兵備之。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絕漢和親。大入上郡漢郡，治膚施。膚施縣，今屬延安府。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顏師古曰。令姓。免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飛狐句注俱見前。張武屯北地。漢郡。治馬領。故城在今甘肅慶陽府環縣東南。周亞夫次細柳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有細柳倉。即亞夫屯兵處。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在咸陽縣東北。秦故關門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上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上爲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哉稱善者久之後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爲中尉秦官漢因之掌徼循京師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振民

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邑在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賣買

甲申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服大紅同與功十

文帝仁儉之德嘗觀其大者遠者自史臣博採傳會轉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事寧有剌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武金為止貪不幾執宋襄徐偃王愚懦之見窺帝令倍哉何惜讀史

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大功。小功。纖。皆以衰布言。由粗及細。大功中祥。小功。大祥。纖。則禫也。三十六日而釋服。以日易月也。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夫人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葬霸陵。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其西北為霸陵縣。即霸上也。

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史記索隱。新豐驪山上。有露臺鄉。即文帝欲作臺處。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弋黑色。綈厚繒也。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吳王詐病不朝。賜

慶及之蓋以孫寰藏宦學
迺搞不可不知

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之。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賜御府錢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太子啟卽位。是爲孝景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

乙酉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天子世

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

復收民田半租

初文帝除民田租事具前至是令民出租之半三十而稅一也

減笞法

文帝雖除肉刑而笞五百及三百者率多死至是帝下詔曰加笞與重罪謂死刑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然尚有不全者後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事在中元六年又定箠令箠以竹爲之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自是笞者得全

以張歐沛人字叔高祖功臣安邱侯說少子為廷尉

歐事帝于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丙戌三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春三月立子六人為王

德為河間王故河間哀王福薨無子以其地封德閼為臨江治江陵注見前王立三年薨無子餘為淮陽注見前王後徙魯非為汝南治平輿注見前王後徙封江都彭祖為廣川治信都注見前王後徙趙發為長沙注見前王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故以其地封發

夏四月太皇太后崩葬南陵在霸陵南

六月丞相故安侯申屠嘉卒

臨江王與鼂錯同罪。一爲之曲庇。一徵之對簿。何以服人心哉

時鼂錯爲內史。秦內史掌治京師。漢因之。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漢正卿九。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是也。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疾之。錯以內史門東出不便。乃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內垣外游地。垣也。嘉聞。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上。自首于上也。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爲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爲所賣。歐血而死。謚曰節。以陶青陶陶唐氏之後。青高祖功臣開封侯舍子。爲丞相。鼂錯爲御史大夫。

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漢國。注見前。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以傳位重事爲戲言致梁王妄生覬覦啟寵召亂即剪桐之說亦不可比類矣

熒惑注見前逆行守北辰。中宮北極五星。亦曰天極。月出北辰間。月有九行。終不能出北辰之間。出北辰間。失其行也。歲星注見前。逆行天廷太微爲天廷。中。

丁亥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大縣。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至是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秦官。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竇嬰字王孫。太后從兄子。引卮進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嬰遂病免。太后除嬰門籍。出入殿門之籍。梁王以此益驕。廣睢陽城。築東苑。招延四方游士。莫不至焉。睢陽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東苑。亦曰兎園。在

鼂錯削地之謀雖中無成算而出之太驟然猶曰爲

商卯縣東。

長星出西方。

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元王交之孫。）趙王遂反。以條（亦作脩今直隸河間府景州有南條城故漢縣也。）侯周亞夫爲太尉。將兵討之。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音抵。擲也。）殺之。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文帝責問之。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語見韓非子。）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于是文帝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乃解。然以此日益橫。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帝即

洎事變已成，乃汲汲自請留守，欲以苟免自全，則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國家計久安也。洎事變已成乃汲汲自請留守欲以苟免自全則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位。錯曰。吳王不朝。于法當誅。文帝弗忍。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命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皆有罪。各削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削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吳王使應高口說膠西王。王初不許。高說以兩分天下。乃許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膠西羣臣聞其謀。諫王曰。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楚王戊坐削地。亦與吳通謀。初。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于浮邱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因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 穆氏楚穆王之後以謚爲氏浮邱復姓伯齊人韋家韋氏之後孟彭城人後徙鄒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齊王孝王將閭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刼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淄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攻破梁棘壁棘即春秋大棘注見前乘勝

錯之罪在欲自守然此際斷不可誅之至其贊畫縱不得為合宜然其識過明代方藏謀甚遠景帝既與定計旋為讐口所動斬謀臣以謝叛人及知其無濟而又悔之其識見卑鄙不迺出建文下乎

而前銳甚梁王遣將軍擊之皆敗還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父眞可任將兵及是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嬰拜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

殺御史大夫鼂錯

帝與錯議出兵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間吳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及吳反錯以盎宜知吳計謀欲治之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問盎曰今吳楚反于公意

何如。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讀作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使吳。令丞相廷尉劾奏錯曰。錯議陛下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又欲以城邑予吳。無人臣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初。錯建議侵削諸侯。其父自潁川來。謂曰。疏人骨肉。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逮身。遂飲藥死。後十餘日。吳楚反。）錯已死。謁

者僕射鄧公城固人曰鄧先亦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否鄧公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矣以誅錯為名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因留盎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懷節旄夜亡走梁遂歸報

二月太尉周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越人誅之戊自殺

亞夫之將也請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張晏曰。欲急馳。故乘傳車六乘。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今縣屬陝西西安府。本漢置。以藍田山名。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自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壘而守。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梁愬于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

韓安國、雒陽人。字長孺。爲梁中大夫。張羽、楚故相張尙弟。楚反。尙諫。被殺。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亞夫軍。亞夫堅壁不與戰。亞夫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令備西北。已而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亡渡淮走丹徒。漢縣。歷代因之。今爲江南鎭江府治。保東越。越人鏦殺之。盛其頭。馳傳以聞。太子駒亡走閩越。楚王戊軍敗。卽自殺。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于是諸將皆以亞夫謀爲是。而梁王由此與亞夫有隙。

壬子晦。日食。

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為菑川王。

先是三國膠西膠東。菑川。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官中大夫。氏族略。路出帝摯之後。以國為氏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淄數重。不得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遂殺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聞齊初有謀。欲移兵伐之。齊王懼。

飲藥自殺膠西王卬祖詣漢軍叩頭請罪弓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西南侯韓頹當執金鼓出詔書讀之卬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皆伏誅酈寄攻趙不下欒布破齊還幷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為說梁王曰濟北雖墜言于吳而終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梁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立故齊王將閭太子壽為齊王楚元王子禮為楚王子端為膠西王王勝為中山治盧奴今直隸定州王

帝以將閭廹刼有謀非其罪也乃召立其太子壽欲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為紛亂奈何續其後不許乃立禮

時封平陸侯爲宗正奉元王後。

戊子 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即武帝。

榮栗姬子。徹王夫人子。王夫人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女孫也。嫁槐里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臧兒更嫁田氏。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矣。臧兒卜金氏婦當貴。奪而內之皇太子宮。是爲王夫人。生男徹。徹方在身。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爲貴徵焉。

冬十月戊戌晦日食。劉攽曰。是年紀事。十月在年終。誤。胡三省曰。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考劉胡二氏之說。蓋亦闕疑之意。而徐昭文考證。以五年當書于日食之上。薛應旂甲子彙紀。又以日食紀于四年之首。未知孰是。今仍通鑑。

徙衡山王勃爲濟北王。廬江王賜爲衡山王。

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爲貞信。徙王于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

衡山。

己丑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豫作壽陵也。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募民徙居之。賜錢二十萬。自是諸帝皆豫作壽陵。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庚寅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上為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至是遂廢。

辛卯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長公主嫖即館陶公主。帝之姊。下嫁陳午。嫖、匹宵反。長公主名也。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以帝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

故怨怒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男徹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陰使人趣大行（本典客改大行令掌九儀之制）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晦日食

春二月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以郅都（郅商時侯國後以為氏都河東大陽人）為中尉

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

及爲中尉。獨先嚴酷。列侯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堧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事在中元二年。王欲得刀筆。顏師古曰。古者著書于簡牘。必用刀。爲書謝上。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間予之。王既爲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以危法中都。殺之。

壬辰　中元年夏。地震。衡山原都。胡三省註。原都。地名。蓋屬衡山。雨雹。大者尺八寸。

癸巳　二年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子越爲廣川王。彭祖徙趙。故立越。寄爲膠東王。徹爲太子。故立寄。秋九月甲戌晦。日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寵信羊勝。公孫詭。二人多奇邪計。說王求爲漢嗣。王遂入朝。在前七年。帝使使持乘輿駟。迎于關外。旣朝。上疏因留。王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會栗太子廢。太后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召諸大臣問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袁盎曰。昔宋宣公不立其子而立弟。事具前。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請入見太后。白之。太后議格。遂不復言。而使梁王歸國。梁王由此怨盎。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梁刺

者十餘輩先刺者聞盎名不忍
刺。其後曹遮殺盎安陵郭門外。及他議臣十餘人。于是
天子意也。猶疑梁。逐賊。果梁使之。遣田叔往案捕詭勝。詭
勝匿王後宮。內使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也見誘邪臣
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置法。太后日
夜啼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卽
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畢。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
出之。上方怨梁。遣使覆按梁事。冠蓋相望于道。王恐。使
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于
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卽伏誅。太后無
所發怒。切齒側目于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誠爲上
言。得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于
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立爲天子。
封之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
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鄒陽齊人。時太后
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廄。

田叔案梁事雖云善處骨肉之間但所以致此者以君無能也太陽出而爝火自熄矣然使明季諸臣有一如田叔者亦何至三案紛爭譊譊不已馴致亡國而後已哉

括地志在萬年縣東北萬年今咸寧縣治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用茅蘭梁大夫。說。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于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甲午 三年。夏四月。地震。

立子乘爲清河治清陽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東。王。立十二年卒。無子。國除。

秋。九月。蝗。

戊戌晦。日食。

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徐盧等。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桃侯劉襄子。嗣爲侯。）爲丞相。

乙未　四年。冬。十月。戊午。日食。

丙申五年。夏。立子舜爲常山王。常山。文帝時併入趙。今復爲國。

大水。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猶言若疑也。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謂不服也。者。輒讞之。

地震。

丁酉六年。冬。十一月。改諸官名。

更命廷尉爲大理。奉常爲太常。典客爲大行。後更爲大鴻臚。治粟內史爲大農。後更爲大司農。將作少府本秦官。掌治宮室。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本秦官。掌列侯。爲都尉。後更名右扶風。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爲長信少府。將行本秦官。皇后卿。爲大長秋。大行爲行人。先是更郡

守爲太守。郡尉爲都尉。更諸侯丞相爲相。明年。又更中大夫爲衛尉。

春。二月。行幸雍。郊五畤。史記封禪書。雍五畤。索隱曰。秦宣公作密畤。祀青帝。靈公作上畤。祀黃帝。下畤。祀炎帝。獻公作畦畤。祠白帝。本四畤。後漢高祖入關。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吾而具。遂作北畤。祠黑帝。于是雍有五畤。括地志。五畤。原俱在雍縣南。考秦襄公作西畤。文公作鄜畤。皆祠白帝。以非雍地。故不在五畤之數。

夏。四月。梁王武卒。謚曰孝。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先是。梁王入朝。上疏欲留。帝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未幾卒。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梁後五王。濟川。濟東。俱以罪廢。山陽。濟陰。俱無子。國皆除。惟梁獨存。

六月匈奴寇鴈門（漢郡治善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上郡

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成紀人）爲上郡太守（廣初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公孫昆邪謂上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角恐亡之乃徙上郡）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匈奴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以甯成（南陽穰人）爲中尉

自郅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成後遷內史以罪廢已復起爲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戊戌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顏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夏地震

震凡二十二日

丞相舍免

秋七月乙巳晦日食

無辯息謗固不失為長者然無辯足矣買金而償矯情斯甚且我乃無兄不已深乎自明乎蘇軾謂不疑蓋亦求名者然

亞夫為將則有功為相則守正責就所謂可以託不御之權者庶幾近之反謂

八月以衛綰（大陵人）為丞相直不疑（直氏楚人直弓之後不疑南陽人）為御史大夫

初綰以戲車（顏師古曰若今弄車之技）為郎事文帝遷中郎將醇謹無它（無餘志念也）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為郎有同舍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上召亞夫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

鞅鞅非少主臣而取醇謹無亡之術將何以為知人之明乎

顧尙席者主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此非不足滿于君所乎嫌恨之也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尙方工官即尙方之工尙方少府屬掌工作器物甲楯可葬者為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侵之益急亞夫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紀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夏四月詔二千石漢太守秩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

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少府屬掌膳食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無攘弱衆無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謂犯法者與盜共盜為盜耳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讀與眊同不明也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秋大旱

庚子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晉書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十二諸侯府也月貫天庭注見中

景帝之治遠不逮文而史德之事屢矣獨其休息愛民尚不失蒙業而安耳史臣以之並擬成康未免失實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因其資以雇庸也）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是爲孝武帝）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二月葬陽陵（注見前）

史臣曰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于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云文景美矣